

焦 土 叢 刊



品 之 輯 充 真 化 主 編

第五路軍在前綫



張在民木刻

民 團 週 刊 社 出 版

MG
I253
101
3



3 1764 3219 7

第五路軍

英勇絕倫的廣西戰士……

羽田

夜走宣城……

侯甸

第五路軍在衡州……

梁學基

廣西人在湖南……

如川

五路軍一位連長的日記……

唐晨

一 英勇絕倫的廣西戰士

葉淺予

前天，我第一次走進第十五臨時醫院，拿出速寫簿對傷兵作畫。他們聚攏來問我為什麼要畫這些狼狽慘苦的形狀？我說：『你們肉體上所遭受的痛苦，



讓百姓知道你們爲國家犧牲的精神，他們一定願意供獻一切你們所需要的物品，我將這些畫發表在報紙上。』他們却以苦澀呆板的表情回答我：『我們應該掛彩，我們不需慰勞。』而慢慢地散開去。以上兩種場合所給我的印象，覺得民衆所能給予受傷將士的慰藉，是太微弱了。

第十五臨時醫院，是收容前綫傷兵轉送後方醫院的臨時治療所。這兩天因爲我軍全綫反攻，傷者較多，前天自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間，陸續由蘆漢濱大場間輸送來的約有二百餘人，而且大部爲廣西隊伍，以手部腿部受傷者居多。這些勇士，到達前綫不過一天，即刻配備在大場蘆漢濱間最嚴重的一綫。二十一晚，在皎潔的月光下，奉到長官攻擊命令，開始挺進。其中一個受傷的排長告訴我：那時陣地，作凹字式，他那一營，適居中間，奉到命令時，猛勇向前推進，陣地變成凸字形，所以立即與敵人的前哨接觸，敵人的坦克車隊早已預

備我們的肉搏戰，所以不待我們深入，已一衝而前，衝在他們步隊之先；此時營長傳令調敢死隊二十人準備搶奪坦克車，於是我們一排人受命匍伏而進，掩至坦克車陣中，出手榴彈對其槍手司機轟擊！不料這時敵人的飛機三十餘架飛到陣地，亂擲炸彈，敵人的平射砲同時繼續不斷的轟擊，那些正待我們進攻之後準備向敵人衝鋒的弟兄們，已死傷甚多，我們反而落在敵人平射砲的後面，仍和坦克車拚死活，手榴彈已用完，正在危急之際，幸虧我們的部隊，冒着炸彈砲火衝上來，結果獲坦克車兩輛，我們一排祇剩了三個活的。這一場惡戰，使他掛着彩從前綫退了下來。聽了這位廣西青年的追述，好像我也參加了那回戰役，一切歷歷在目。我告訴他如果有時間的話，我一定爲他畫出這場月夜鏖戰圖，以紀念廣西青年的勇敢。他對圖畫固然甚表歡迎，但對於我之特別讚美廣西青年，則不以爲然，他說：『在前綫的隊部，沒有一個不看到東洋鬼子不

拚命的。』

近三百的傷兵，祇有一個職員辦理登記編號，從上午九點到下午四時，有的等了半天還派不到一個鋪位，至於敷藥施手術，則更是以後的事，我真爲他們焦急！

除了呻吟，沒有半點騷擾聲音，司事的人，仍然是少數的幾個在來往。在這樣寧靜而緊張的情形下，我們祇有盡人力之所能及，以最神聖的服務精神，從危急中把他們救活過來！

那幾個廣西人，還沒派到他們的鋪位，我們再繼續談話：

『敵人的前哨還有東北人在裡面嗎？』

『不但有，而且大部分是偽國軍隊。』

『那麼你們忍心打殺自己的東北同胞嗎？』

『當然不忍心！可是我們衝鋒都在夜晚，誰能認清敵人是日本鬼還是同胞？』

『敵人近來常在前綫用飛機散發傳單，你們拾到過嗎？』

『前天我們就拜讀過幾張，什麼帶了槍枝去投降，每人賞洋一元，這豈不是拿一塊錢買我們一枝槍嗎？天下那有這樣便宜的事情？真是荒唐之至！』

『你有帶回這種傳單嗎？』

『早就丟掉了，還值得帶回來嗎？』

『那晚衝鋒，你們的連長營長有沒有受傷？』

『××營長××連長……差不多都掛了彩，已經進別的醫院去了，我再告訴你：那晚衝鋒，我們軍長，站在我們背後大聲發令指揮，我們一個字一個字都聽得清清楚楚。』

再要往下問時，看護長已來領他們派床位了。我目送着他們以疲勞的步伐蹣跚地走盡一條長弄。

在離院前，至病室巡視一週，有一間隔離病室裡送出一陣陣異樣淒慘的呻吟聲，護士說：

『那是一個中毒瓦斯的傷兵，已在這裡睡了一禮拜了！』

（珠江日報二十六年十一月九日）

二 夜走宣城

羽田

在宣城的天空，沒有了一縷縷的炊煙升上，黑黑的烏鴉，時不時「啞啞啞啞」的一聲溜了過去。地上，堆滿了殘毀的瓦礫碎磚，給炸斷的手足，掛在枯枝上，頽墻頭。

街上，沒有人通過，更找不到地方居留。我們到的時候是晚間兩點鐘，整個城市死在沉默里，不分出東西南北。在車站，除了悄悄地躲着幾個傷兵外，找不到碼頭伙；我背起自己唯一的行李，找到一家茅房住下。

在裡邊，住着幾個剛由前綫回來的同志。在黃暗的豆油燈下，透着他那烏黑的臉皮，我看見他的血管膨大，圓大的眼睛放射出光芒。他說他是第五路軍第××師的。

「先生，告訴你：」他說的普通話很吃力，結果我們打起鄉音——白話。「我們在長興打了幾仗，弟兄們都不怕死，敵人的大炮轟過來，後邊又圍住機關槍掃射，我地一疊人就掠右邊的山，到山脚，山頂又掃機關槍下來，三面受圍，結果極力向左邊衝出，但祇剩六十幾人，再到什麼山，又遭遇敵人，這一仗，六十幾人都衝散了。」

這麼說，長興這仗我們是失利了，但是小小的失利，並不能挫餒我們的心，軍事上的小小失利，都是最常見的一回事。反之，這些敗仗裡却告訴我們：敵人是怎樣打的，他長的是什麼，弱點在那里，更重要的，在士氣方面，增強了他們對日帝國主義的憎恨，而迫切與地方民衆取得一致步驟共同抗敵。

等到我們互相回憶着什麼的時候，我才注意車路上通宵走着汽車。這是爲着安全和秘密起見的行爲，我們也懂得這方面我空軍的威力薄，不得不採取夜間運輸的手段。

這時老板娘來告訴我們：天快亮了，要煮飯吃的現在就得動手，天亮有敵機來，看見火煙出的地方就炸。這點淺薄的防空常識，我一時倒想不到。

天亮後，我們陸陸續續收到些由前線回來的弟兄，全是五路軍×××師的健兒，大家像是一家人，很和藹地集合在一起。

一位受重傷的弟兄，已經不省人事，這裡既沒後方醫院，連一些黃綠先生也逃之夭夭了。我們設法把這些受傷的弟兄全送上火車運到蕪湖去，雖然知道蕪湖不是久住的地方，但也只好一步一步走一步。然後我們再向廣德出發，找尋師部，再跟敵人拚死活。

敵人進攻的路綫，是一支由京滬路前進，襲取無錫武進，進迫鎮江而攻南京；一支由長興吳興廣德而取道宣城攻蕪湖，包圍南京後路，而且敵人老早就叫出毀滅南京的口號，事實上，祇看見敵人的飛機被毀於南京的天空。雖然我們的國都暫時的遷避了，這在當局的言詞中，已明白告示：絕不是畏敵，而是保全政令的最高機關，使全國行政得以安全施行。

那位受重傷的弟兄，在退出長興時，中途已不能再走，一位別部隊的弟兄問他要手中的槍，他回答說：「這枝槍是五路軍發給我的，我不能亂交別人。」

我生，則與這槍上前綫；我死，我也抱着他做一塊。」現在，他病太重，不能稍動一動，但那枝槍還緊緊地攬在他的懷中。

正午，敵機又臨宣城的上空盤旋，對這頹牆敗瓦的老城，仍不恤勞力而投下五枚彈才去。那位重傷的弟兄，他就在光明的土地上，停止了呼吸。

是晚三點鐘，我跟那些弟兄一同起床，踏着傷亡的同胞之血跡，向前邁進。

（珠江日報二月八日）

三 第五路軍在衢州

侯甸

天還沒有黎明，雨，淋漓地下着。圓圖的吃過了飯，奉命馬上到南站去，登上火車離開南昌。到了車站，知道白副總司令也到前綫去，他所乘的客車，早就已經開出去了。聞到這個消息，大家心裡都非常興奮。而且對這位將軍的

勇敢，感到無限的敬佩。把他的辛勞與自己對比，則感到莫大的慚愧！

餓了兩天，於卅日早上五時才抵達浙江的衢州。衢州是浙贛鐵路的中點，一頭是南昌，一頭是杭州。水道也可通錢塘江。在衢州的四面環繞着高聳的峰巒，在軍事上是必爭的地方。在北伐時，衢州一下，浙江則簡直無險可守，垂手可得杭州。在現在的抗戰形勢說來，衢州的得失，足以決定南昌的安危。退一步言，假如將來在這裡展開遊擊戰爭，必是敵人不可摧毀的區域，而且給他們以致命的打擊。

到這裡後，一連兩天都括大風，靈雨綿綿，舉步維艱。雖然沒有敵機來襲的擔憂，但是到底提不起進城去的心情。

今天是二十七年的第一天，一切都是現着新的景象，如同預告着中國新的命運的來臨一樣。幾天來不曾露臉的旭日，早晨也照着大地，使我們感到了新

生，感到祖國目前煎熬着的苦難，從此將轉入光明的坦途了！

進城一看，到處是「保衛浙江」這間單而堅決的誓言。循着由城門直通市中心區的馬路，不斷的有許多士兵向我敬禮。看他們的服裝，我就斷定他們是五路軍的將士。於是我訪問了他們。

他們都是新從廣州開來的廣西的新兵，在廣州時曾訓練了三個多月，而且沿途來，更不斷地受着訓練。到達這裡後，就由第△△集團軍新兵訓練處來訓練。

雖然處在這嚴冬的季節，寒冷已經令人抖顫。但是我們這批新從廣西徵來的將士，依然挺直着穿兩頁單衣。直至前天他們才接到上面發下的棉衣。

因為他們祇穿着兩頁單衣，在操場操練，曾引動住在這兒的雲南將士一團人來參觀。隊伍的嚴肅與整齊，尤其是耐寒的能力，曾使他們驚嘆不止。

湊巧在馬路上，我也遇着了好幾連到野外去操練的隊伍。他們一路興高彩烈地唱着救亡的歌曲，這些激昂慷慨的歌聲，想來街上的行人也一定像我一樣的受着感動。至於他們的步伐與隊列，嚴格地批評起來，都是未整齊。不過以他們受訓那麼短少時間來評價，我們不能不承認成績是頗為滿意了。而且在目前的抗戰說來，形式上的整齊，並不是決定勝敗的要素；能決定勝負的却是民族意識的高降，與乎將士作戰之勇敢或怯懦。

至於此地廣西新兵的民族意識與勇敢怎樣呢？關於前者，我們在這裡是不必贅言的，因為廣西早就抗日的搖籃；民衆沒有一個不是受抗日的言論和行動所滲透過的。所以，我們可以說，廣西每一個民衆的血管裡都循環着抗日的血球。關於後者，我可以轉錄新兵中的一個底談話，來作爲他們勇敢的證據。他說：「在廣州與沿途上，日本的飛機炸彈我們已經領教過了，我們感受不到

一點威脅；現在我們正打算嘗一嘗日本鬼大砲的味兒。」他說話的時候，是那樣的從容，而且流自心坎呵！

後來我在街上一家小店鋪裡吃蕃薯，我順便詢問他關於這裡的軍紀，他極稱讚着五路軍的軍紀特別好，買賣的公平，更使他們做生意感到切身的欣忭。五路軍爲什麼會如此呢？這裡的老百姓已找出了正確而合理的原因來，他說：「是廣西的軍隊，都徵自民間，幾個月之前，他們都是跟我們一樣甘苦相同的老百姓。」

衢州的人們既是有理由的來稱道五路軍，就當然不是盲目的或故意要討好我們的阿諛。我在心田裡展開了欣快的微笑！

廣西日報二十七年二月五日

四 廣西人在湖南

梁學基

一 本文寫出的動機

年來，廣西積極的建設，在賢明的領袖指導之下，無論在政治方面、經濟方面、文化方面、軍事方面，都有長足的進展。比如說，年來貿易的出超；更治廉潔的風尚；地方治安的鞏固；民團制度的建立；國家民族意識的提高，都是實事求是中表現的顯著成績。然而這只是自己本省一般人士的自信，在省外來桂觀光的人士，——專家、名流、學者、華僑、以及一般的考察團雖也讚譽本省建設的進步，而在我自己的心目中，向來都存着偏頗的念頭，以為外來觀光的人，多少免不了存有點客氣，只是說我們廣西好，不會說我們壞。因之我對本省建設的進步，固然足目擊而自信的，但不敢肯定地相信省外的人，也一

樣的相信以至於熱烈的推崇與傾慕。然而事實畢竟是事實，古語說：「石蘊玉而山自潤，水藏珠而川自輝，」有諸內而必形諸外。我這次奉命率領防空學校照像隊學兵入湘，把我偏頗的念頭完全粉碎了。我不但自信本省的進步，同時也堅信省外人士也的確讚譽本省建設的進步而至於崇拜。在我逗留湖南的短短時間中，却令我獲得了許多寶貴的紀念，許多省外人士對本省的推崇與讚譽的佐證：在永州河，湖南的同胞說：「他們是廣西的」，給我們的車子先渡過去；在祁陽，湖南的同胞，宰豕款待；在長沙，旅館的客人說：「鉄的紀律的廣西人」，「廣西軍隊平時是羔羊，戰時是虎狼」；長沙的店員說：「兩個廣西，拼完了日本鬼子」。這一切都令我感動，令我欣幸極了！我感動他們對我的熱誠幫助，我欣幸自己這麼渺小的一個，受着湖南同胞這麼盛大的歡迎；而且我更感到這種熱誠的幫助，盛大的歡迎，不單是我自己以及一羣同伴的幸福，而

是廣西的光榮。是的，這是廣西的光榮，我慶幸我能生出在廣西，做了廣西人。茲篇之作，一以紀念及道謝湖南同胞對我們好意；另一方面也想證明省外對本省的推崇與讚譽，以見本省年來竊幹、苦幹、硬幹的精神之表現，成績之外揚。是的，偉大的廣西，光榮的廣西，我敢從下面的事實，湖南同胞眼中的廣西，作鐵的一般的證實。

一一『他們是廣西的』

早上，在北風淒厲，寒光冷照中，鍊一般的六輛汽車，囂囂地轉動它們的輪子，把我們一行百多個人載着，從黃沙河朝着永州進發。

滿車廂是自己的同伴，談的笑的倒不寂寞。在這平順的時境裏，看過不少的山峯，看過了不少的原野，心裏正喜悅這樣快心快意地向前行進，想不到不

如意的事情發生了：幾輛車子中的二輛，出了小毛病，未能繼續開行。於是幾輛同一列的車子，不能不暫時分開做兩截了。四輛在前頭繼續它的行程，二輛在後頭暫行修理。

這時候，兩輛湖南商車，正風一般的虎虎疾飛趕上。後來居上，超越了那正在修理中的二輛，而緊接我們前頭四輛的尾巴來。

不久，車到永州河，橋樑還沒有架設，路局暫設一小汽艇拖帶的車渡。車渡把我們前頭四輛汽車依次渡着。在寒風凜冽嚴威底下，船夫們彷彿特別起勁，特別高興，似乎除了他們的責任之外，抱着莫大的喜悅。尤其是那車渡靠岸的時候，跳板靠放在車渡頭端的刹那，他們沒有一些辛苦的模样，很輕鬆快意的朝着我們微笑，領首，像獲得了什麼安慰似的。那種神情，是我有生以來在行旅上第一次碰見的。

「先生，天色快要黑了，到祁陽去還得趕快啦。」渡夫對我們說，同時儘快的把我們前頭這四輛車子，由東岸西岸的反復來回渡了八次。同伴們大家都快慰地得慶同登彼岸，要是引為憾事的，便是那後面兩輛脫了鍊。

照例，我們四輛車子渡過了後，就是輪到那一輛湖南商車的，這是渡河的程序。那商車正在嗚嗚嗚笛，準備渡河，可是值得我這禿筆直書的事情發生了：

「請慢着！後面那一輛車子，是廣西來的，他們是第五路軍的啊！」渡夫高舉着右手大聲在叫。

「要渡他們先過去才是道理啦！」別一個渡夫又在大聲的搶着說。

我們兀坐在車廂裏的幾十雙眼睛和幾十對耳朵，彼此在向車窗外定着看，靜着聽，心裏未免有話詫異起來。

商車的汽笛不住的嗚嗚地叫，輪子聽聽地轉，彷彿聽不到渡夫的叫喊，車子蠕蠕地快就開上車渡了。渡夫露了很大決心的神氣，不肯把跳板放下，商車自然也不能夠開到渡上來，車輪迫着暫停了，向渡夫理論着爲什麼不放跳板的來由。

「後二輛和先頭四輛是一起的，我們不能把它拆散的。」一個年幾老大的說。

「他們是廣西的！」別一個渡夫又說。

「他們是到前方打日本鬼子的，應得讓他們先渡河！」年老的渡夫更充分的補充理由。

在他們率直的堅決清感的火燄烈炙之下，商車司機的心，終被融化了。我們後頭二輛車子便接着先渡過去，這一幕小小的車渡風波算是了結了。

「官長，你是廣西的。……」我們登了岸，渡夫們還在微笑地目送。一行六輛車子，拜了渡夫之賜，在下午五點鐘左右，日暮烟迷的景色中，風兒特別吹得緊，雪雨點滴的從迷濛的天空飛下，我們感謝滿腔熱誠的渡夫，向着祁陽進發。

二 「宿祁陽渡夫引路賢店主宰亦迎賓」

我們的車子，好容易渡過了祁陽河，到達了祁陽縣城的車站，時候已是七點左右。夜的帷幕，遮蓋了一切，雨下得特別大。深冬的酷冷，驅策祁陽城裏大多數人都尋求他們的好夢去了。在這死一般的沉寂的黑夜裏，車站旁邊沒有店舖，沒有客棧，這却令我着急了：急得冒着風雨，踏着泥濘的路，跑向城裏去找尋歇宿的處所，充飢的食糧。辛辛苦苦跑了差不多半個鐘頭，依然找不到

一點頭緒，並且發覺街道是那麽狹窄和彎曲，車子沒法駛進去，在飢寒交迫，風雨齊襲的悲慘失望中，沒精打采的踱回車站去。

『我們在這車廂裏挨過了寒夜吧，飯店找不到，客棧也找不到呢！』我以很低的聲調，失望地對百多個同伴說。苦難的神色，在他們的臉孔上湧現，而我呢，更是萬分焦急。

『官長！官長！』在焦急中突然聽到親熱的聲音。——湖南人的聲調透進了我的耳朵。

『天無絕人之路，這是我們黑夜裏的福音。』我自言自語的說。

『哦，你不是車渡的嗎？』我老是記着渡夫的音調，向他發問。

『是的，我是車渡的老鄧，特地跑來替你們引路進城的。官長！我先跑一步吧，請等候來。』他說了，便飛跑的進城去了。我們一邊感謝，一邊着實也

莫明其妙。天下好心腸的人，會好到這樣地步。果然，事實的尖刀，把我的猜疑的幻幕刺破了。從不遠可聽到的人聲中，湧現了一羣向車站跑來的人。

『廣西來的，他們都佩有襟章，是五路軍的，……』他們邊說邊走，聲浪愈近愈大，聲音愈聽清楚，心性愈激盪得愈厲害；失望中得到幫助，安慰中夾着感激。

老的，壯的，是十多個人，黑夜中認出領頭的便是渡夫老鄧，不一回走到跟前了。

『官長！他們都來了，讓他們一個引帶一輛車子，繞道○○街進去找食宿的地方吧』老鄧微笑地對我說。

『謝謝你們！』我說。

『不，這是我們應該做的。』他們齊聲回答。

他——老鄧像有很大的人望似的，把帶來的衆人分配其任務。此外又差遣兩人先跑進城去，通知在街賣什物的人，先把街道兩旁的架子和別的障礙物都搬清了，讓我們車子進去。

打了好幾個轉彎，經過了些狹窄的街道。到了祁陽唯一的大旅店——交通旅店的街道上來，轉左角前進，便對了老鄧預先替我們定下的房子的門口。這座房子，並不是一家旅館。據老鄧說，是他們的老朋友老林的店鋪。然而就這樣有了食宿的寄託，我們各人心裏，已是歡喜地，道謝不止了。

我們一起下了車，依我們平日軍事訓練的習慣，在街心排了非常整齊的行列。這時候，祁陽的老百姓聽到我們廣西的隊伍來了，都很高興的簇擁而到，團團的圍着我們，面上露出深厚的高興，和忻悅的顏色，詳細的端詳我們，像瞧着出嫁的新娘子一樣。有的在低聲地問，有的在耳接耳的細說。黑夜裏沉寂

的街道，頓成嘈雜的市場，情形熱烈極了。『一二三……』高聲的報數，人數檢查好了。老鄧說，老百姓愛聽我們唱『徵兵歌』，我便提高嗓子叫着：『一二三』！命令同伴們唱起『徵兵歌』來了。我們百多顆心，受到他們的歡迎和熱情匡助的感動，百多個喉嚨，都很興奮地，耐着饑寒，循着拍子，很悠揚的唱起來。我們的歌聲，是那麼清亮而雄壯；老百姓的神態，又是那麼的端莊與肅靜。我們物質上的饑寒，固然忘記得一乾二淨，而精神上的激盪，也好像萬馬奔騰，按捺不住了。死寂淒沉的祁陽縣城的空氣，已被我們的歌聲震盪得怪緊張起來了。

在住的問顧這方面，我真要感謝店鋪的老板——老林，他早已替我們安排好了。『這裏住二十個，這裏住……』老林逐一指點給我們安頓，我們便在他的好意之下，將隊伍在他的安排之下，一排一排的進去。我們所希望的一指

之地，算是妥當地找着了。

至於食的問題這方面，在老林的懇懇招呼之下，據說已經準備，飯差不多弄好了，所差的還是菜這一層。我們客氣了一回，很寧靜而舒適地等候着一宿之外的兩餐之一。

店鋪老板一家是八個人，他老人家、妻子、兒子、媳婦……個個都替我們忙個不了。此外還有隔鄰的幾位壯年漢子，他跑來替老林幫我的忙，本來，我們給渡夫老鄧引導到這店鋪來，並不希望怎樣的好吃好住，祇要有粗蔬淡飯，隨便打了地鋪，就是所謂普通旅行上的一宿兩餐，已算舒服極了。第一，老林的妻子，很能幹而熱烈地從外面挑進了很大把的乾稻草，往返不知挑了多少回，使我們獲得住的物質上更多的享受，確不是我們意想所及的。第二，老林更熱烈，他和他的兒子已經殺了一條豬。在廚房裏忙來忙去，恨爺娘不能多

生兩隻手來，這更令我們感激萬分，同時也實在令我們過意不去。在這寒凍饑餓的行程中，能夠得到如許豐富的食宿，這不祇是「雪中送炭」，並且在我們百多個同伴中，簡直是「錦上添花」了。臨時，廚房裏發生了食水問題，老林很着急地說：「水不夠用，怎樣辦呢？」他的兒子：「往外面挑吧，但是北門早便關起來了。……」各人老是想不出法子來。畢竟是老鄧聰明，他請我們當中的一位同到北門去，大約十分鐘光景便回來了。據我們的同伴說，老鄧很熱情地，對守門的說：『五路軍的弟兄們，漏夜到來，沒水弄飯。……』守門的便馬上開了門。

北風刮得特別厲害，寒雨點滴從簷口滴下，時候已經不早。我們圍着爐火，很感謝很高興的和十多個陌生的朋友談笑。

『貴省怎樣能出這麼多的軍隊呢？足足三個多月，沒一天不看見你們廣西

的弟兄，打祁陽經過，整齊而大步的開往前方啦。」他們很尊敬似的向我發問。

『是啦，不知看見了多少。我天天挑水，只看見一排一排一連一連的過去……』另一個陌生的朋友說。

『我們廣西自從李白黃二位領袖厲行民團制度以來，不管是什麼農民、工人、學生、店員、伙計、政府公務員，都要經過訓練的。個個都知道愛護國家，所以這一次對日作戰，我們不上幾個月，就能調動這麼多的軍隊。』我對陌生的朋友說。

『……………』

林老板忙了兩個多鐘頭，飯菜算是弄好了。飢者易為食，而况擺在跟前的，是一大塊一大塊新鮮的豬肉，於是風捲殘雲的吃了一大頓，座中真是對他們謝了又謝，在人生陌生的旅途上，能夠獲得這麼殷渥的款待，同時還感激那

渡夫的指引。

才是早上四點多鐘，天色還沒有亮，林老板的兒子便告訴我說：早飯已弄好了。我們爲着趕路，大家都在睡眠惺忪中打起趕路的精神。

時候是五點鐘左右，我們又踏上了征途。關關的汽笛聲，轉轉的輪子聲，我們唱着『義勇軍進行曲』，歌聲驚醒了祁陽城許多夢鄉裏的百姓，街道上擁擠着『看廣西弟兄』的同胞。別了祁陽，別了可敬愛的渡夫，可敬愛的老板，還有許多可敬愛的百姓，有些歡送我們到車站來。

這一次的投宿，可真令我一刻都難忘記了。如果套着章回小說的舊調說：真是『宿祁陽渡夫引路，賢店主宰豕迎賓』了。

四 『不敢對不起廣西的弟兄』

話又說回頭了：當我們六輛車子渡過了永州河的時候，一路走着，天色黑了。四九〇一號汽車突然的損壞了燈頭，車裏二十一個學兵，便不得不在離永州不遠的一個鄉村裡，度過淒涼的長夜。第二天早晨，我們在祁陽車站候了一回，這輛落後的汽車，才算歸隊。可是詳細一問，才知道他們還沒吃過早飯，同時由此至衡陽的途中，聽說難於找到食飯的處所。大家便決定他們——後一車的學兵，在祁陽車站一間小飯店用了早飯，才繼續我們的行程。

我領着二十一個同伴到飯店問首，一個五十多歲的老頭子便出來招呼了。我們問價錢，老頭子的聽覺彷彿有點毛病，同時也似乎語有點隔闕，莫明其妙的，他瞪着眼皮，好一回便走到我們一位同伴的跟前，睜大了眼睛，目光釘在一個學兵的襟章上。

「哦，他們是五路軍的！……食飯吧，一位只收八分錢好了。……八

分錢』老頭子說。

『太貴了吧？』一位同伴隨便說。

『不，我在這兒已經看見你們廣西的弟兄三個多月了。沒有一天間斷的。他們都很和氣的光顧我，吃東西從沒欠過一分錢，這樣我才要他們八分錢一位啦。』

『我不敢對不起你們廣西的弟兄啊！』他在爐灶前和藹地繼續着說。

『八分錢一頓飯，怪便宜啊。』我們廿一個同伴，都異口同聲細細地說。

五 『平時是羔羊，戰時是虎狼』

到衡陽沒有什麼可記，匆匆的第二天晚上便到了長沙。

因為傷兵的問題，長沙的旅館都下了招牌，這可令我們初到長沙，人地生

疏的客人感着投宿無路的苦惱了。風雨不斷的颯颯洒下，看看天色已經黑了。寒夜裡跑來跑去，不知跑了多少街道。熱鬧的長沙，已經冷寂得很，我們投宿的處所，還是茫然沒有把握。

其後碰到一位空軍的戰鬪員，他替我們找到了一家旅館，可是這旅館只能容留一個人住宿。（我的同伴，只好另尋處所。）它一樣也沒有招牌，地址是經武路一零四號。

第二天早晨，我發見了這旅館有各色各樣的住客：有些是在前線負了傷的士兵和官長；有些是從南京逃難而來一羣男女老幼的流亡者；此外還有從中央遷來長沙的機關公務員。

我們這一批萍水相逢的客人，異鄉裡倒變成很要好的朋友了，他們都很高興和我談話，爲的是想知道廣西各方面的情形。他們談到戰場上暫時失利的淪

息時，都是表示痛惜萬分，但是談鋒轉到了廣西出兵這方面來，他們的眼睛便流露着光耀的愉快。

營中一位，是巴蜀的負了榮譽的創傷的士兵。他姓林，是川軍楊森部下，因參加淞滬戰役，在廣福受傷回來的。他說當在蘇州奉令開拔增援時，正和廣西的某一旅同着前進，並且到火線時，也是同着這一旅在一線作戰。對於廣西部隊作戰的景況，他是露着非常敬慕神色。

『平時行軍時，是馴服的羔羊，隊伍一點沒有走亂，可是在火線上作戰的時候，便簡直是兇猛的虎狼。』也很高興地對我們圍爐的一大堆客人說。此外，他還說了好些戰場上的情形，和他受傷的經過。

六 『鐵的紀律的廣西人』

一天早晨，客人中一位，是由南京逃難來的張一鳴君，他要我把廣西的情況，對他作詳細的述說。據他的主意，很想到廣西來觀光觀光。爲的廣西年來建設上有事實的證明，廣西的建設有生氣，廣西的人民有紀律，廣西的地方治安好，而且希望我能爲他作嚮導。同時他又說了一些逃難的苦楚，並回憶他道經南昌時，親眼看見五路軍在南昌的負傷戰士，能夠很俠義的，自動來糾正別的少數傷兵所搗的亂子。『鐵的紀律的廣西人』！他很尊敬而沉重地說，眼睛不斷地看着我，連對我也尊崇起來。

在這羣客人當中，和我最談得來的，算是中政會的職員葉君了。也許因爲言語的關係，他是廣東人，在長沙是不容易找到一個說白話的人的。他問了問好些廣西的施政情形，特別是想知道廣西的組織民衆，訓練民衆，武裝民衆的辦法。我把廣西民團制度的運用，和基層組織的實施，一一給他細說，並且說

了運用與實施上的關鍵所在。各省訓練壯丁的癥結，是保甲長不能掌握民衆，過去各省的保甲長，雖也曾有集中行政專員公署訓練過的，但他們根本是地方上的紳士，提不起精神來。他們缺乏了窮幹、苦幹、硬幹、的勇氣，他們缺乏了基層幹部的訓練和組織。所以各省的保甲，都比不上廣西，這便是廣西之所以爲今日建設進步的廣西。此外還有廉潔吏治風氣的養成，也是廣西建設進步的另一個原因。葉君的理解力似乎特別強，對我所陳說的廣西情況，非常明白，非常透澈似的。

七『兩個廣西拚完了日本鬼子』

長沙市中山東路的國貨陳列館，是一個很有聲譽的百貨公司。投到長沙市的懷抱裏的我，免不了要趁一熱鬧了。我穿了灰色的公務員服裝，胸前掛着證

章，踏進了公司的門口，我不知我的服色和證章怎麼會具有那樣大的魔力，幾乎所有趁熱鬧的和店員們都對我行注目禮。寫着好奇心在驅使，便走到陳列着許多鴨毛被的長櫃邊，正在凝神地看這湖南的特產時，看守這些貨色的店員，便向我發問了：

『先生，廣西來的是不是？』

『是的，看看各色各樣的貨物呢。』我說。

『近來廣西的聲譽很大啦，到底動員到前方的兵員有多少呢？』他似乎沒有聽到我前面的答語，便追着再問。

『三十萬。』我回答說。

『短短的三兩個月動員了三十萬，哦，了不起！』

『……………』

『看報，讀李總司令的談話說，廣西可以動員二百萬，真是不錯啦』。

『唉，只要有兩個廣西，便拚完了日本鬼子了！』他說了，現出非常敬慕的神色，目光釘着我。

在長沙，我的服裝和標誌——胸前的證章，在每一個商店的老闆和店員中，都引起他們極大的注意。爲着這樣的服裝和標誌，他們都以爲我是廣西人，要從我的口中知道些廣西的民團，徵兵，……

廣西數年來的努力，已抓着長沙人們底心靈了！我心裏寄存了莫大的安慰。

（廣西日報廿七年二月十一日）

五 五路軍一位連長的日記

如川

四日、

敵人的飛機，實在有點可惡，天天在我們戰壕的上空盤旋，轟轟機聲，似乎煞有介事。不過我們看慣了，聽慣了，所以也覺得很平凡了，後來我們簡直把牠看作空中的烏鴉。

有些弟兄們，有時氣得不過，往往有舉槍向飛機射擊，其實這是很無意識的舉動，這不但不能給敵機以致命傷，反而成爲敵機轟炸的目標。經我幾次嚴厲的告誡之後，以後這種舉動，就逐漸減少了。其實也只係減少而已，這種舉動，間或仍是不免，同仇敵愾心情的表露，我知道一切的命令，都不能止他們如火的情緒。

五日

右面村落的村民，捉了一個漢奸送來，說他投毒下井，企圖毒害村民和正

在作戰的戰士。經我公開審問之後，那漢奸直認不諱。漢奸，這是一個嚴重問題，我們幾次受了敵人的暗算，這都是漢奸作祟的結果，若果沒有漢奸的話，我相信敵人絕不能越我雷池一步。這件事情，越想越憤慨，像這樣的嚴重的問題，後方的同胞爲什麼不趕緊設法消除呢？其實剷除漢奸和根絕漢奸產生的因緣，並不是很難的事情，只要把民衆嚴加組織起來，漢奸就無所施其技了。大家都知道漢奸的產生，是由於自私；漢奸的蔓延，是由於民衆組織散漫，廣西這幾年來，因爲對民衆組織，很加注意，漢奸也就無由出現了，這不是一個很好的證明嗎？

七日

今晨天剛破曉，紅霞尙在東方的天空中，不停的變幻，就隱約聽到遠處傳

來軋軋的機聲了。我下了命令全連的弟兄伏在壕中勿動，又不得伸頭出來觀望，經過了一瞬那嘈雜聲音之後，各處的散壕，都靜寂無聲了，這時所聽到的祇是更大的軋軋聲。一會兒，在東方的空中發現敵機九架，在雜有一抹雲霞的天空中若隱若現，構成一幅『初冬之晨』的美景。敵機漸漸的飛近了，祇看見一架先飛，其餘的在後追隨着，在左面的一叢樹林上空盤旋着，突然前面那架向左方一轉，其餘的就接二連三的向下衝，於是就聽到炸彈在空中號號的叫，落到了地上，便轟隆一聲，火光四閃，泥土飛揚。這個偉大奇觀，我生平來却是第一次看到。這一次我毫無損失，只可憐那作幾天親鄰的樹林，在一刻間，已炸燬得很狼藉不堪了。

十日

中午正在打電話到營部的時候，背後覺得奇癢非常，我把背向牆上拚命摩擦，但結果一點效果都沒有，後來還覺得有東西在那裏蠕動，這時候真是再忍住也不能了，我索性跑到草坪上，對着太陽坐下，把那件舊軍服脫了下來，詳細的查察了一會，竟在衣縫裡發現了不少虱子，我把它一個個的捉下來放在指甲上出力的擦，在這『勞勞』之聲和鮮血橫飛的情況之下，到覺得有點痛快，我用快刀斬亂麻的手段來報復了這次的奇癢！生虱子這件事，在平常人也許是看作一件非常不名譽的事情，但從軍人看來，却不把它放在眼裡。在軍事時期，一個軍人就絕對沒有工夫去預防虱子的產生，也絕對沒有時間去根絕虱子的存在，這件被人們看做不名譽的事情，我們也不得不馬馬虎虎的放過了，我這次自從桂林出發以來，屈指已有兩個月，這個期間不但沒有福分去洗澡一次，就連大盆水都沒有看過。虱子就抓住了這個弱點，乘機生長繁殖了。

十一日

黎明時候，敵機一架突在我們陣地上空出現，盤旋不去，這顯然是指示大炮轟擊的目標，果然，當我們尚未完全準備妥當，敵人的炮擊就開始了。敵炮兵發炮極不準確，所有的炮彈都落在陣地的右側附近，一片埋着祖宗遺骨的墳地，瞬間變了一個個窟窿的大窪地了。我真不明白敵軍閥爲什麼要白費這多麼的炮彈，去和我們祖宗來爲難，可憐日本老百姓的血汗，便化在中國泥土之下。炮擊之後，繼有坦克車八輛爬地而來，車後跟着一小隊的步兵，這時候，我們仍然不動，趕快插上刺刀，握緊手榴彈，等到敵人衝近了，祇聽見殺聲一喊，全連弟兄都跳出壕來，溜彈聲，刺刀聲，衝殺一場，祇見坦克車向後退，倭兵向下倒。這一次衝殺的結果，毀敵坦克車三輛，斃敵二十三名，俘虜

二名，我方傷十七名，陣亡二名。

十一日

晚上八時，前線的槍聲停止了，但敵機仍在天空飛行，有時還投下幾個照明彈，照得滿地都光了起來。我們偷偷地在這樣情形之下，很匆促的舉行了一次簡單的追悼會，對昨天陣亡的兩個弟兄表示最哀痛的敬禮！我們沒有隆重的儀式，祇排着隊低下頭默哀了三分鐘，最後還呼了幾句口號，表示堅決的捍衛國家，誓為陣亡的勇士復仇！

十五日

這幾天來，敵人受了數度慘敗，昨天整天都沒有什麼動靜，大概是在整理。在戰略上，是應該在敵人慘敗之後，來一次劇烈的反攻。我們因為武器不

及敵人，所以反攻多利用夜間或雨霧的時候，敵人在這個時候必定吃我們很大的虧。晨早起來，霧是茫茫的籠罩着，雨是紛紛的下着，清晨的寒風，吹起來倒有點兒發抖。我們全連的弟兄都是生長在南方的，『寒』是件最可怕的事情，我們現在還穿着單衣，除了和敵人決鬥之外，還要和寒風決鬥！我們怕寒，我們怕風，可是愛國的熱情燃燒我們的心；保國的重任，負在我們的肩頭，使我們振作起來，戰勝了一切物質上所給我們的痛苦！晨風颯颯的時候，衝鋒號從霧雨中響了起來，一片『殺』聲，我們冒着雨霧、子彈、炮彈衝了上去，沒有一個回顧，沒有一個落伍，全連弟兄，這時候結成一顆心，給敵人一個很大打擊。我們終把敵人的陣地佔領了。

十六日

當我到前線視察陣地的時候，在一個墳下發現一個受傷的敵兵，口裡喃喃不絕，聲音是微弱的，斷續的，聽不出說些什麼，但中間還能聽到一二句比較清楚的話，口音完全東北人。我喊拒架兵把他扛到野戰醫院療治去了。這件事使我很傷心，我感覺得這是我們最大危機和恥辱！敵人『以華制華』的政策實現了，他現在以我們的同胞來殘殺我們的同胞，敵人的子彈打過來，死的也是中國人，我們的子彈打過去，死的也是中國人，古今中外那裡有這樣悲痛切骨的歷史？唉！我們不運用自己的民衆，倒給敵人利用，若果再不趕快把民衆嚴密組織起來，不久的將來，華北的民衆，又要受敵人驅逐來殘殺我們了。

二十日

幾天來劇烈的接戰，受傷的弟兄很多，拒架兵有時因砲火劇烈不能盡量的活動，往往都是附近的民衆自動起來負擔這項工作。民衆對於我們士兵的愛

護與參戰的勇敢，使我們堅信抗戰前途的勝利！正午敵砲轟擊之後，有不少的弟兄受傷了，我們因爲向前衝鋒，受了傷的弟兄都是由民衆扛到家裡安放，代爲裹傷，百姓愛戰士，如愛自己的兒女，怎樣不令人感激流涕呢！我希望各地的民衆都能夠負起這個責任，對於抗戰的前途，是受益不淺的。

廿五日

有一顆炸彈在我身邊爆炸，雖然沒有負傷，但耳膜是震裂了，現在已經腫了起來，痛苦得很！但是，我們的責任太重大了，不得不忍痛硬幹。連附和弟兄們都勸我稍爲休息，但這是不能的，國土破裂的悲哀，勝過一切的痛苦！我應該支持起來，完成我的責任。敵人一天不退出我們的國土，我是一天都不能休息的。『休息』，『休息』，這是多麼的罪過，多麼恥辱的事情，在一個盡忠職務，守土衛民的人的腦中，是不應該存有『休息』的念頭啊！

六 我們後方的軍容——廣西桂林補充團訪問記

唐晨

一 第一次的會面

充滿了朝氣的軍隊，不論是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每次記者到廣西××補充團，和士兵談過話或是看過他們的戰術演習回來以後，是時常會興奮得獨自兒慚愧起來的！

最初一次，記者得到朋友們的介紹，去和一位營長會見的時候，他說：他歡迎我隨時隨地到團裏來，如果是值得的話，他非常願意幫助我完成這件通信工作。

記者向他道謝辭別出來第二天，在士兵們休息的時間又去團裏。在那裏遇到了許多熱性的學生，忙碌地教士兵們唱着歌，替不識字的士兵寫家信，大聲

的報告着時事，或是個別的談論着各種事情。他們和每營每連的人混得像火一樣的熱。

那位營長從人叢中讀出來了，遠遠地就向着記者叫：

『是什麼時候到來的啦？』『剛才到的。學生們時常到這裏做工作嗎？』『他們是非常努力的，這裏弟兄們政治思想方面的訓練，差不多完全是他們負責。』

接着他們領記者走向一羣談論着時事的士兵叢裏。一邊走他一邊：『其實我們也很少時間能夠注意到弟兄們思想上的訓練，上講堂和出操已經把我們的時間弄完了。等到休息的時候，弟兄們可以把辛苦了一天的身體舒展一下，但是我們又被一堆瑣碎的事堆到身上來了。』

『學生們是自動來這裏工作的』。他接着說：『一方面他們也得到當局的贊同，他們真熱心，有時還在學校演劇特地請我們去看。他們替兄弟寫了整百

整千的信，郵票信紙信封都是他們送來的，間或學校當局也捐助一些。真是，如果沒有學生們幫忙，我們恐怕連休息的時間也沒有。」

一羣士兵圍了上來。其中一個拿着一張當日的報紙，要求我把上面的訊息給他們聽，並且還要加以分析。我被這種突然的情形弄得有些莫名其妙，想了好一會，才意會到自己的穿着也像一個學生的裝束。可是那位營長倒客氣的對我說了：「他們是時常和學生們這樣混慣了的啦，你可以對他們說說話嗎？」還不等到答覆，他就馬上叫來一個值日班長：「你把第×連集合起來！」

弄得我倒有些不知所措了。士兵們非常歡喜聽前方抗戰的故事，每聽到我說及前方將士如何在困難艱苦中巧妙的作戰，用各種出奇制敵的戰術擊退了敵人，或是勇敢地犧牲掉的時候，他們總是靜靜的聽着，睜大了眼注視着我，間或也在臉上透露出一些會心的微笑。

走下了樣子拼成的講臺後，他們又圍上了我。他們的問題多得真不知從何處回答才好，有一個弟兄問及對日抗戰怎樣才能得到最後勝利的，其他的人也靜靜下來等待我的解答，可是用晚飯的號音又響起來了。

菜飯就擺在那個操場上，我走出來時，有幾個士兵口中含着飯對我搖着手裏的筷子：『明天再來！……』

『好的，明天再來！……』

一一 提出二個嚴重的問題

這是和預備軍的性質一樣的組織。團裏的兵士完全是從各地民團徵出的來壯丁，有許多已經娶了妻子，在家鄉裏留了年老父母親和妻子，他們服膺着徵兵條例，一躍從自耕自食的平民而變成勇的鬪士了。

廣西決有×個補充團，流動的從一地調至他地嚴格的實施着戰團訓練。如
果有必要，他們是馬上可以出發抗戰的。補充團着重實用戰術的訓練，在最短
促的期限內，訓練到每一個士兵都有作戰能力。除了禮節上和軍紀上的必要
外，制式教練完全廢止，對於戰術上的『制式教練之目的在協助戰團教練之施
行』……這一原則，他們是更積極的去施行。

他們對於夜間戰團也非常注意，時常從一個山野演習到另一個山野，整夜
都不停。

在訓練中，官長們最感覺困難的就是各地士兵，所說的方言不統一。他們
有許多說的是帶着土音的鄉下話，教練時想盡了方法向他們講解也不能使他們
澈底明瞭。官長們祇得耐心地學習他們所說的話，一方面也教他們學習大家
聽得懂的話。

還有一種困難，就是知識水準不一致，有些士兵的政治認識很不夠，對於這種困難，他們採取合作的方式和學生一同解決。

現代的作戰，對於下級幹部的堅毅敏捷的領導能力的養成是十分重要的，所以補充團的團長，對於全團班長的訓練非常注重。補充團的班長是從各縣團管區經過了定期訓練所選出來的民團團丁。有些固然資能很好，可是有些仍然不能達到一般水準的要求。所以團長特別採取一種方式去訓練他們，即是以連排長充當班長去訓練班長，使他們透徹的熟悉兵士各種戰鬥動作，然後他們才能夠熟練的再去訓練各班士兵。

因為廣西是一個比較窮困的省份，所以後方軍隊的給養和軍械的分配是不十分充足的。以補充團來說，官長和士兵們雖然十分努力的訓練着各種抗戰的準備，可是事實的兩種缺陷，使他們在訓練中碰到很多的困難，譬如說：士

兵的膳食是時常不夠的，過了一天的辛苦以後，往往不能得到一飽。又譬如說：團中各連裏的槍枝都不多，在施行實彈射擊和其他的戰鬥演習時，都會發生許多不便。

以上兩個問題，是團裏的官長時常都對記者提及的，現在記者特別強調地提出，希望當局加以相當的注意，更希望各方面予以各種切實的援助。

還有一個值得記者慎重地請當局的問題，就是在偏僻的鄉村，還有土豪劣紳利用徵兵的機會來向農民敲榨的事實。這是實地去調查團裏士兵們的生活情形，和實地去和他們接近後而知道的。

二二 他們不久就要出征

一月以後，團裏的士兵們大半都和記者混熟了。

每當操練的時候，他們常常歡喜邀請我去『見習』。看見他們那樣認真的

演習着攻擊和防禦，從一個山嶺輕巧地跳到另一個山嶺，從一個叢林裏游擊到另一個叢林裏，自己在不知覺之中被激起了無限的希望！往往，看見一羣站在山崗上眺望的戰士，會在剎那間消失，而狂風一樣地向着遠處假設敵的陣線的缺點攻擊着。對於這些驕健的鬪士，我祇有敬佩！

每此演習過後，士兵們是很願意得到旁人批評的，他們常會這樣問我：『我們這一班這麼的抄他一路難道不應該嗎？』或是『我們這個策略用得對不對？』在旁晚，或是他們得空的早晨，我也時常去和他們會談，他們談的話總是那麼的生動和有趣，是隨時可以引起別人發出響亮的笑聲來的。

有一次我和他們談及將來出征以後的事情，其中一個人說：『如果中國不把日本打敗，我相信中國的男子總得去前線拚命的，這祇不過是遲早的事。所以我對於生死毫不在乎，將來到了前線，衝一次鋒就被敵人射死也在所不惜！』

可是有一個人却反對他這種主張，他以為這種死法是太便宜敵人了。他反駁着說：『我倒不願意像你死得那樣輕易，但是我並不怕死。死是可以的，不過在我死以前，敵人至少也得死上三五個，不然的話，個個人都好像你那麼糊死掉，那不是整個軍隊都敗壞了嗎？』他的說話馬上得到許多人的鼓掌。

因此使我想有一位有過戰場經驗的朋友的說話，他說廣西軍隊是非常勇敢的，作戰時把生死不算爲一回事。他們往往因爲十分勇敢而獲大勝；不過在以前也發生過出人意料之外的事情，間或會當獲勝之際，却忽然轉勝爲敗：一個乘勝的追擊開始後，各人祇管獨自前進，官長無法指揮，以致因各隊失掉聯絡，反而吃了敵人反攻的苦。

聽了這位兵士的駁言，我覺廣西軍隊是比以前進步了。

和他們談到桂省現行的徵兵辦法，他們多數人都沒有規避徵兵的意思。尤

其是對日發動抗戰以後，他們更感覺得當兵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不過他們却共同有一種憤慨，這是記者願意負責報告出來，他們說當兵雖然是國民應有的義務和權利，不過這種權利和義務應該普遍化才對，各地無職業的有錢人也需一律服兵役。

此外，桂省最近採行的『優待徵兵家屬暫行辦法』，使他們覺得非常興奮，『三百斤穀』這是他們時常掛在嘴邊的四個字。學生們替他們寫信回家，對他們總要加上一句：『政府特別發給徵兵家屬的三百斤穀，你們領回來了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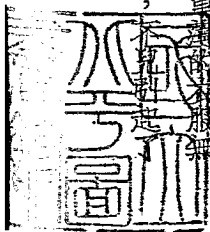
廣西的補充團不久就要出發前綫了。他們現在是加緊訓練着，最近他們從

××調去××。記者一清早，跑去和他們送別，當他們穿着兩件單薄的衣服無畏地在冷風裏進行着，舉着槍桿向記者道別之時，兩月餘的友誼，
無限的離情別緒！

(珠江日報廿七年一月廿四日)

購

中華書局



亢真化主編

焦土叢刊第二輯

前綫上李白兩將軍訪問記

把中國變成焦土

在 徐 州 (再版)

五路軍在前綫 (再版)

廣西學生軍 (再版)

抗戰中的廣西

動員二百萬

廣西各角落的救亡運動

總動員在廣西

抗戰中的廣西鄉鎮村街長

程山輯 五分

錢實甫著 六分

西敏輯 六分

品之輯 八分

鍾月雲輯 六分

西敏輯 六分

劉仲濤著 六分

枕畫輯 五分

任紹熙著 六分

潘景佳著 六分

民團週刊出版社出版

丙種叢刊第三種
焦土叢刊第二輯之四
五路軍在綫
品之輯

翻印必究

每冊實價國幣八分
(外埠酌加郵費)

版權所有

發行者 社長 副社長 總幹事 編輯主任 發行主任 總經理

民團週刊社 馮璜 林中奇 錢實甫 亢真化 蔣卉 民團週刊社

社址 廣西 寧南 鄉西 塘廣 西民 團幹 部學 校
中華民國廿七年三月十日 初版 二冊
中華民國廿七年五月廿日 再版 四冊

出版總字第十號

6

版出社刊週國民

丙種叢刊

- | | | | | | | | |
|--------|--------|------|------|------|------|------|------|
| 第一種 | 第二種 | 第三種 | 第四種 | 第五種 | 第六種 | 第七種 | 第八種 |
| 基本認識叢刊 | 基層建設叢刊 | 焦土叢刊 | 民團叢刊 | 國難叢刊 | 常識叢刊 | 紀念叢刊 | 建國叢刊 |

丁種叢集

- | | |
|---------|--------|
| 第一種 | 第二種 |
| 民團婦女隊影集 | 基層建設影集 |



廣西印刷廠承印

0.08

13